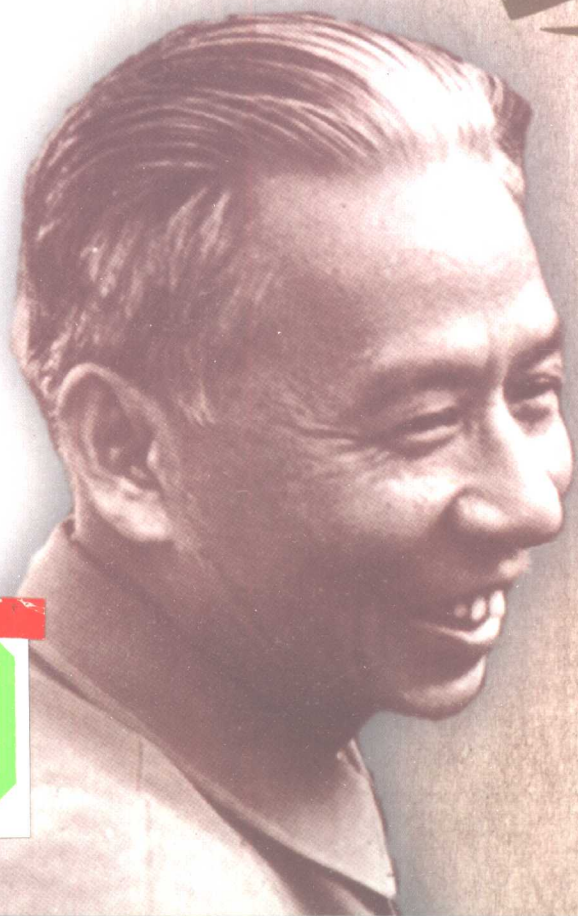


知情者访谈录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话说

刘少奇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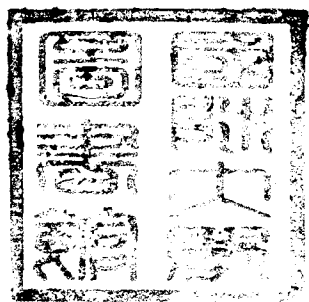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防大学 2 071 3366 2

话说刘少奇

——知情者访谈录

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 编



中央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说刘少奇 /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. — 北京: 中央文献出版社, 2000.1

ISBN 7 - 5073 - 0710 - 7

I. 话… II. 中… III. 刘少奇 - 研究 IV. 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5398 号

话说刘少奇——知情者访谈录

编 著 /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

选题策划 / 郑世铨 张 宁

责任编辑 / 张 宁

封面设计 / 李书英

版式设计 / 郑 刚

出版发行 / 中央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

邮 编 / 100017

销售热线 / 63097018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排 版 / 北京金剑排版厂

印 刷 / 北京安泰印刷厂

装 订 / 广增装订厂

850 × 1168mm 32 开 15 印张 320 千字
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5000 册

ISBN7 - 5073 - 0710 - 7/K · 315 定价: 23.00 元

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目 录

杨尚昆：回忆少奇	(1)
薄一波：刘少奇的功业永垂青史	(18)
黄克诚：我认识少奇比较早	(29)
马文瑞：刘少奇关于劳动制度的 改革设想	(34)
王光英：我的回忆	(38)
邓力群：我为少奇说些话	(46)
王光美：与君同舟，风雨无悔	(136)
贺执圭：刘少奇和我中小学同学	(150)
曹靖华：从上海外国语学社到莫斯科东方 大学	(153)
戴重远：刘少奇出席赤色职工 国际大会	(157)
曹里怀：刘少奇在五军团	(160)
王 平：刘少奇在长征途中	(162)
郭明秋：刘少奇来到北方局	(163)
马辉之：刘少奇在北方局的活动	(169)
温建平：随刘少奇赴山西抗日前线	(178)
席国光：刘少奇 1938 年在澠池	(182)

刘向三：刘少奇抗战初期在河南	(186)
刘瑞龙：刘少奇在中原局、华中局	(189)
孟 波：刘少奇与鲁迅艺术学院 华中分院	(197)
孙 湘：刘少奇在新四军	(202)
杨 光：刘少奇在新四军二三事	(206)
曾克林：我向党中央汇报进军东北	(210)
罗 琼：“妇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 部分”	(215)
金 凤：印象深刻的三次讲话	(220)
于光远：刘少奇的两次谈话	(233)
李银桥、韩桂馨：西柏坡的点滴回忆	(237)
张文秋：片断回忆寄深情	(241)
罗贵波：刘少奇和中国驻越南顾问团	(251)
李 强、刘纪林：刘少奇建国后四次来 湖南	(254)
姚力文：秘书的回忆	(258)
张黎群：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	(262)
王玉茹：“你们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”	(271)
方志纯：我陪少奇重游庐山	(283)
阎明复：刘少奇出席 81 国共产党 工人党代表会议	(286)
袁宝华：“生产资料也是商品”	(301)
吴冷西：国民经济调整的领导者	(309)

杨 波：一次难忘的汇报	(348)
刘桂阳：刘主席为我平反	(353)
宫殿臣：刘少奇视察黑龙江林区	(362)
罗青长：刘主席访问东南亚	(365)
凌 云：刘主席访问柬埔寨遇险的前后 经过	(369)
李太和：卫士长的回忆	(374)
贾兰勋：在刘主席身边当卫士	(381)
张兵武：刘少奇在“文化大革命” 中的一些情况	(387)
于云德：“文革”中的片断回忆	(392)
李智敏：“文革”中的片断回忆	(394)
师振德：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	(396)
杨筱箴：刘少奇冤案复查经过	(399)
张 绛：枕头的故事	(403)
诺罗敦·西哈努克：回忆刘少奇主席 访问柬埔寨	(405)
范文同：回忆刘少奇主席访问越南	(410)
武元甲：刘少奇主席是越南人民的亲密 朋友	(412)
刘爱琴：追忆父亲	(415)
刘 丁：铭记父亲的教诲	(425)
刘 源：刻骨铭心的回忆	(431)
刘亭亭：女儿心中的父亲	(437)

刘潇潇：想起他，心中充满了爱 (442)

后 记 (445)

杨尚昆——

回忆少奇

1937年5月，我参加了苏区党代会。苏区党代会后的白区工作会议，我只参加了两次。那时，少奇同志有一封信，是谈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“左”倾的问题。开完苏区党代会，就座谈这封信，我参加了两次。会是在陈云同志的窑洞开的，毛主席他们都到了。中心问题是讨论少奇那封信，讨论北方局的工作。苏区党代会时，还没有估计到敌人会这么快进攻。在开会时，已决定我去北方局工作，所以参加过这两次会，我就回到云阳交待工作。这两次会中有一次就谈到了薄一波同志他们的问题，说有一些同志关在北平，少奇建议中央尽快把他们保出来。主席问，有哪些人？他说有薄一波等人。我第一次知道薄一波等人的事，就是在那次会上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追问我，说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我说是在这个会上。他们问，会议谁是头？我说第一个是毛主席。他们说不准讲，不准讲那就不讲，其他人可以讲，如张闻天等人。

6月底，我到了云阳，少奇要等开完会在云阳和我会合，那时已经定了让我离开军队。到了云阳不久，我正在交待工作，就发生了七七事变。我们天天听中央社的广播，很着急，希望少奇同志赶快来。恰恰遇到大雨，公路不通。我记得是7月20日左右，少奇同志才一段一段地“爬”出了延安。所谓一段一段，是延安派几个车，西安派几个车。中间还走了一段，因为那时公路坏透了。

到云阳住了两天，我就同他一起到西安。那时，北方局还有不少人在北平，有林枫（当时给少奇当秘书），还有参加一二·九运动的同志，如李昌、蒋南翔等人。除了北方局的同志，还有邓大姐在北平西山养病，化名李知凡太太。所以组织上决定要我一个人到北平，给了我一个地址，一箱子法币，让我找到林枫，带着他们撤退。我对北平根本不熟，就叫张苏送我。张苏当时是北方局同中央的政治交通。他那时在陕西省政府杜斌丞那里当一个不大不小的官。我去北平，少奇在西安等我。但我在7月23、4号走到保定就没法过去了。敌人大轰炸，长辛店的桥也炸断了，遍地是伤兵。没地方走了，只有回西安。这是7月底、8月初。

北平没有联系上，林枫那时决定北方局撤退，经过天津、青岛到临汾，有的就到了太原。我听说在“文革”中，有人说林枫没得到中央同意就把北方局撤退了，是一条大罪状。也来问过我，我说，中央决定他们撤退，要我去通知没有通知到，林枫自己走了也不能说他非组织。实际上，邓大姐通过斯诺的关系早就走了。

我这个任务没完成，回西安后，北方局决定搬到太原，我大概8月到太原。11月太原失守后，我们就搬到临汾。那时，是彭雪枫的八路军办事处掩护北方局。抗战没爆发时，中央就派了一个做阎锡山工作的机关驻太原，是秘密机关。现在彭雪枫不在了，在的还有张震，他给彭雪枫当参谋长，还有在国务院工作的李金德，是译电员。现在想起来的就这几个人。那时彭雪枫还没有结婚。太原失守前，周恩来同志、少奇同志在太原，我也在太原。彭真起初在太原，后决定成立晋察冀分局，他就去晋察冀了。还有朱瑞在太原，他那时是北方局的统战部长。后来，河南的张軫要办一个学校，就派

他到那里去了，所以朱瑞在新乡有很多学生。

太原失守，北方局搬到临汾，在临汾的帽儿刘村开始办学校。从那时起，少奇同志一直没有离开临汾。所谓办学校就是办学兵队，按少奇的意思，想办一个抗大分校，因平津、冀南许多知识分子都跑到山西来了。但为了和阎锡山搞统战，就办了一个名字很不像样的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学兵队。因为我们一办抗大分校，阎锡山就一个学生也捞不着了。后来，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跑到阎锡山的民族革命大学去了。这中间发生了张慕陶事件，就是学生反对托派，把张慕陶轰走了。

学兵队上课是我去的，少奇在刘村办了一个党员训练班，大概有二三十个人，张瑞华（聂帅夫人）是一个，大概王从吾、马国瑞他们也住过一段。刘少奇同志那时主要工作是搞党训班。我那时公开工作是教学兵队，文人教游击战争，讲得“头头是道”。

到了一二月份临汾失守，我们就到了吉县。那时我们有电台。中央来电报，叫少奇回延安。他回延安是那时回的，从此他没回过山西。他走后，我带着北方局，有林枫、张友清、王达成，还有李大章等人到吕梁山，搬到了石楼。为什么到石楼呢？红军东征时，我在石楼县的义牒镇住过一个月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镇子，有一些人我认得。那时和各方面的关系都断了，就搞一个张文昂的决死二纵队的工作。这期间中央来电要我们同阎红彦联系，那时石楼渡口是他守的。中央还有电报说，没有中央允许不准我们过河。我在那里呆着没有很多事，就抓到一个张文昂的韩钧，主要靠韩钧，我们把张文昂还看作党外人士。

后来，我好像回过一次延安，向少奇汇报工作。我们约定，北方局实际在延安发号施令，因为我们同其他地区联系

不上，要靠他联系，特别是对阎锡山的工作。那时，秋林会议还没有开，薄一波与阎锡山还没扯破脸，新旧军也没扯开。王世英在阎锡山那里有个办事处，其中还有一个人，是共产党叛变了，开始我们不大相信他。他们主要由少奇同志直接指挥。记得那次回延安，我带了男男女女一二十个学生到组织部，女的有李昌的妻子，还有现在教育部的陶端予。然后我又回到吕梁山，这时一一五师已经分开，陈光旅驻孝义。我也到了孝义，在那里住到下半年，我们就回延安开六中全会。

所以，我记得在太原失守后，少奇没有离开过山西。离开过一次是回去开会。洛川会议后，我同少奇、彭真在洪洞县的马牧村开过很大的会，传达洛川会议。但少奇去没去开洛川会议，我记不清楚了。

六中全会决定北方局搬到太行山去，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。太原失守时，撤退匆匆忙忙，我们驻临汾，总部在马牧，后总部上了太行，我们到了黄河边上，没有会合。那次会议决定，北方局到太行，少奇不去了，中央代表也不做了。我就同邓小平同志一起，经西安到洛阳，再到太行。我第一回见到卫立煌，就是这次在洛阳。林枫带着北方局机关，不过一百多人。那时决定林枫留下当晋西南区党委书记，后来就合到晋西北去了。陈光旅南下山东，北方局就跟陈光过同蒲路，到太行山。

我是同少奇一起从延安出来的，他去华中。还有林彪，他去苏联治病。我同少奇、小平到洛阳，见过卫立煌，少奇留下来，我同小平过黄河到阳城。阳城那时的军事负责人是唐天际，地委负责人是聂真。我到太行时，八路军总部在长治附近。长治是晋东南的中心城市，是戎子和的决死三纵队的

地盘，董天知是三纵队的政治部主任。戎子和和董天知这时都被我们看作是统战人物。

这样，我们到太行，少奇就到了竹沟，到彭雪枫那里去了。我记得是这么个经过，并没有少奇同志离开临汾，又回临汾的事情。

从太原出来后，在临汾开了一个会，周恩来同志在。“文革”中我在临汾住了两年，还去找过周恩来同志住的地方，一个骡马大店，还在。当时少奇、恩来，好像还有朱瑞，都参加了会。那时恩来带了电台，同总部有联系，北方局同总部没有直接关系。他们在五台开了一个华北军分会会议。后来不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吗？这个会议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同毛主席说的主要是游击战争，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相左的。小册子怎么说的，我记得不很清楚了。但据我所知，这本小册子是几个人讨论的，是任弼时同志写的。毛主席认为这是彭德怀的。这件事，在延安整风，特别是20天的华北座谈会时搞得最厉害。

但这件事同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在太原。起初，少奇、我、朱瑞有一段时间都在胡锡庵家里。他原来是共产党员，后来在阎锡山那里管兵工厂。他的弟弟就是胡锡奎，那时还不是党员。后来，我在杜心源家住了几天，少奇在武新宇家住了几天，我们分散住了。但我还是在胡锡庵家住的多，开会也在他家里开。八路军一到山西，我们就搬到成成中学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这里。这是程子华的母校，很有名，校长刘作富，解放后曾在教育部当副部长。他那时把学生都送到八路军去了，他也到了延安。成成中学是一个三进的院子，前面是八路军办事处，周恩来住中间一进，我和彭真，还有少奇住后面。所谓住，也就是住教室，房子很大，放一张床，正

是落难时嘛！这时少奇也是中央代表，恩来经常见到阎锡山、卫立煌，每天回来总要同少奇和我谈谈情况，但那时我们同军事没关系。

北方局到太原后，中心是牺盟会工作。牺盟会主要是薄一波、韩钧、牛荫冠、董天知负责，那时没有党组这个名称，反正是党员在管事。他们的会，一般少奇参加的多。还有山西工委的张友清，底下还有康永和，他那时在铁路工作。少奇不太公开出面，只见过一次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。他在太原最好的饭店山西大饭店，公开对梁化之讲，我们是北方局，是来抗日的，不是来挖墙脚的。以后就没有同阎锡山有官方的接触。他那时中心是抓统一战线工作，我秘密地与山西工委接头。

慢慢地，我们在太原把河北的关系，就是马国瑞他们冀南的关系接上了。那时有个交通叫小刘，刘沛之，骑着自行车，山西、河北到处跑。那时在太原没有其他联系，主要的是做阎锡山的工作。八路军一到太原，曾经想把八路军同山西军政当局的合作公开化，搞一个统一的东西，搞战地动员委员会。程子华、邓小平、续范亭等都在里面工作过。还有阎锡山的亲信参加，好像是在汾阳办公。战地动员委员会做过不少工作，宣传抗日，同时扩大红军，扩大抗日军队。前后大约扩大了六七千人，因为这个组织是阎锡山同意，共产党与阎锡山共同搞的，动员的新兵不能统统给八路军，就分了一部分给阎锡山。“文革”中说这是帮助阎锡山扩大队伍，薄一波就属于了“内奸”。这一段时间很短，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新一旅，续范亭当旅长，他是左派。山西有两帮，晋北帮和晋南帮，阎锡山是晋北帮的，晋南帮都反对阎锡山，续范亭是晋南的。这个人有名就是因为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，

但没死。

如果概括起来说，当时我们第一是推动阎锡山抗日，第二是发动群众，运用阎锡山的口号，像“守土抗战”、“合理负担”、“有钱出钱”等。很多工作是靠林枫做的，他收罗跑到太原的学生。那时许多人到太原，满街是学生，其中也有难民。太原当时是中心，因为从北平跑到这里很容易。公开做工作的是彭雪枫。薄一波他们的牺盟会办了训练班，各县也有牺盟会。八路军到太原后，彭雪枫就以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在训练班讲了几次课，讲红军的性质，很受欢迎。周恩来对阎锡山的高级将领训过几次话，不知训什么，无非是讲抗战。那时，蒋介石派了黄绍竑在阎锡山那里，卫立煌在忻口指挥作战，后方同阎锡山打交道的是黄绍竑，他下面还有一些人。恩来隔一两天就要讲一次话。

这时张慕陶还在阎锡山那里当高参，这个人很坏。他想见恩来，恩来没有见。有一次，他闯到胡锡庵家里（他同胡也很熟），我们正在开会。他不认得我，也不认得朱瑞，但认得少奇同志。正好是夏天，门口挂了一个竹帘，外面看不见里面，我就迎到竹帘外面，他在上房呆了一会儿走了。见面不好讲话啊！

那时，少奇同志有个比较固定的观念，就是利用阎锡山旧政权摧毁时，我们要在各县建立新政权。他写了一本小册子，叫《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》，就是讲不承认阎锡山政权，改造旧政权，八路军所到之处要成立自己的政权。后来大家妥协了，认为最好利用牺盟会。以后阎锡山的各县县长基本上是牺盟会的特派员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共党员。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吃粮食都是共产党员县长“偷”出来的，粮食要交给阎锡山一部分，也“偷”一部分。这当然

很不方便。新旧军事变后，这就没问题了。应该说，一波在阎锡山问题上是做成功的，在阎锡山最怀疑他的时候，最后一次秋林会议他还是参加了，阎锡山拿他也没有办法，不能抓他。新军主力四个纵队，薄一波的一纵队是主力。二纵队韩钧，三纵队董天知，四纵雷任民。四个纵队没剩下多少人，成器的还是薄一波，他对阎锡山应付得很好，有段时间，大权在他手里。

阎锡山为什么要成立新军呢？他想通过薄一波这批人把他的军队改造一下。少奇那时在太原，对薄一波谈，要他们几个人搞武装，因为有枪。山西那时招兵很容易，没有饭吃嘛！很快成立了四个纵队。八路军派了一些干部，经我手的有八九个，一波拿走了一大半，大概七个。一纵队去的人多，大都去当营级干部。北方局到临汾后，更乱了，河北、山东的关系断了。所以，少奇一到临汾，就提出赶快建立交通。那时有个很大的问题，八路军所到之地，地下党员应马上同八路军结合起来，但有一段没有结合。八路军有电台，我们没有，要靠人跑。少奇同志很注意交通，特别是秘密交通。在临汾时，他就要把北方局同延安的交通建立起来。在他的提议下，北方局的交通局建立起来，局长是郑士元。

北方局在太行山还在沁县开过一个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大会，“文革”中这也成了罪状。但这是中央同意的了，在汪精卫叛变之后，开拥蒋反汪大会。朱总司令也去讲话了，不是哪一个人决定的。

后来有人说，少奇主张一切服从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。没有这回事。在桥儿沟开会时，正是少奇批评这个口号。这个口号版权是王明的。那时毛主席对北方局有点意见，是有一段北方局与长江局关系比较密切，因为交通方便，蒋南翔等

人也由北方局分配到南方去了。但后来少奇一直同主席合作得很好，这也就不成问题了。华北工作座谈会时批评彭老总，也没有提这个问题。所以，那时也有一点疙瘩的，各有各的处境嘛！

“文革”中我被放逐到临汾，还到帽儿刘村看了看，变了样了。那时是一个很大的村子，北方局住在这里，彭雪枫也住在这里，学兵队整个在这里。学兵队的大队长何以祥现在在南京军区当顾问。我多少年没找到他，去年在上海见到了他。我们在临汾时，我是北方局书记，组织部长是林枫，宣传部长是李大章，统战部长是张友清。后来林枫走了。北方局到了晋察冀以后，组织部长是刘锡五。还有王达成，山西人，当时在宣传部工作。百团大战时，北方局好几个重要干部牺牲了。我那时回延安了。如果我在，可能逃出来，也可能逃不出来。关于这一段，情况就是这样。

下面按照你们提问题的顺序讲。1930年到1931年，少奇同志出席了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。在这以前，我不认得少奇。那时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念书，他那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我想不起来，比较有名的我记得有陈郁，好像还有梁广，还有几个上海的工人。我从莫斯科回上海工作时曾找过一个叫阿金的女同志（名字不记得了），她是丝厂工人。还有一个女同志小红（戴重远）。四中全会后，阿金就脱离了，她是受了张金保的影响。说到张金保，那是个好人，这没问题，但她参加了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，是中央委员、女工部长。她写的那个东西我看了，我一想，算了吧，是老大姐了。

代表团大概二三十个人，我记不清了。有几个人在代表团工作，我一个，殷鉴一个。殷鉴是所谓“六十一人”之一，是很好的同志，当过武汉一个邮局的拣信生。一波同志很佩

服他，殷鉴是他们在监狱时的支部书记。后来被保出狱，据一波讲，去洗澡时滑倒了，骨折，那个时候也没办法治，死掉了。

少奇在那里开会，那个国际会议实际没意思，没有同声传译，话也听不懂。那次是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后开的职工国际会，最迟到会的是德国代表团，他们厉害得很，台尔曼总书记带队，排成一队进会场，都有制服的，像希特勒的衣服，不过是黄色的，带红袖章，叫红色战线嘛！一见面是这么敬礼（做手势）。他们是竞选总统的。简直像明天就能夺取德国政权。苏联也捧德国，其他的党当然不重要，日本党比中国地位高些，片山潜还在，他参加了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会议。我和殷鉴懂俄文，少奇常对我们讲，会上这些人讲话听不懂。会议也不发材料，去要材料，偶尔给一份也看不懂，常常要我们连夜翻译，翻也看不懂。所以，那个会没意思，是凑热闹。热闹的是欧洲党，特别是德国党，台尔曼在台上讲话，他们代表团的几十个人统统上去，排成一排，像群众大会。

会后，少奇被选为职工国际执委，执委一共有二三十人。这一段，少奇同苏联搞得不痛快。那时，职工国际的负责人是罗尔诺夫斯基，这人是老布尔什维克，卫国战争时当过一段时间发言人。那完全是大国主义，他的意见不能反对。当时什么问题争论最激烈？是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怎么结合的问题。少奇主张，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，两者结合进行。职工国际的路线叫赤色反对派，这是德国的经验，德国共产党在黄色工会中搞赤色反对派，公开打旗帜对抗，法国也这样，我们在上海也搞过。少奇不赞成这个办法，认为应钻进去工作，利用黄色工会的外衣做我们的工作。争论得很厉害，职